

戴善奎 著

# 川魂莽莽

5·12

四川抗震文学书系



是“地摧山崩壮士死”而后“天梯石栈相勾连”的根本  
是老一辈生怕后人丢掉，就把它灵魂化、信仰化、民俗化了的一种精神遗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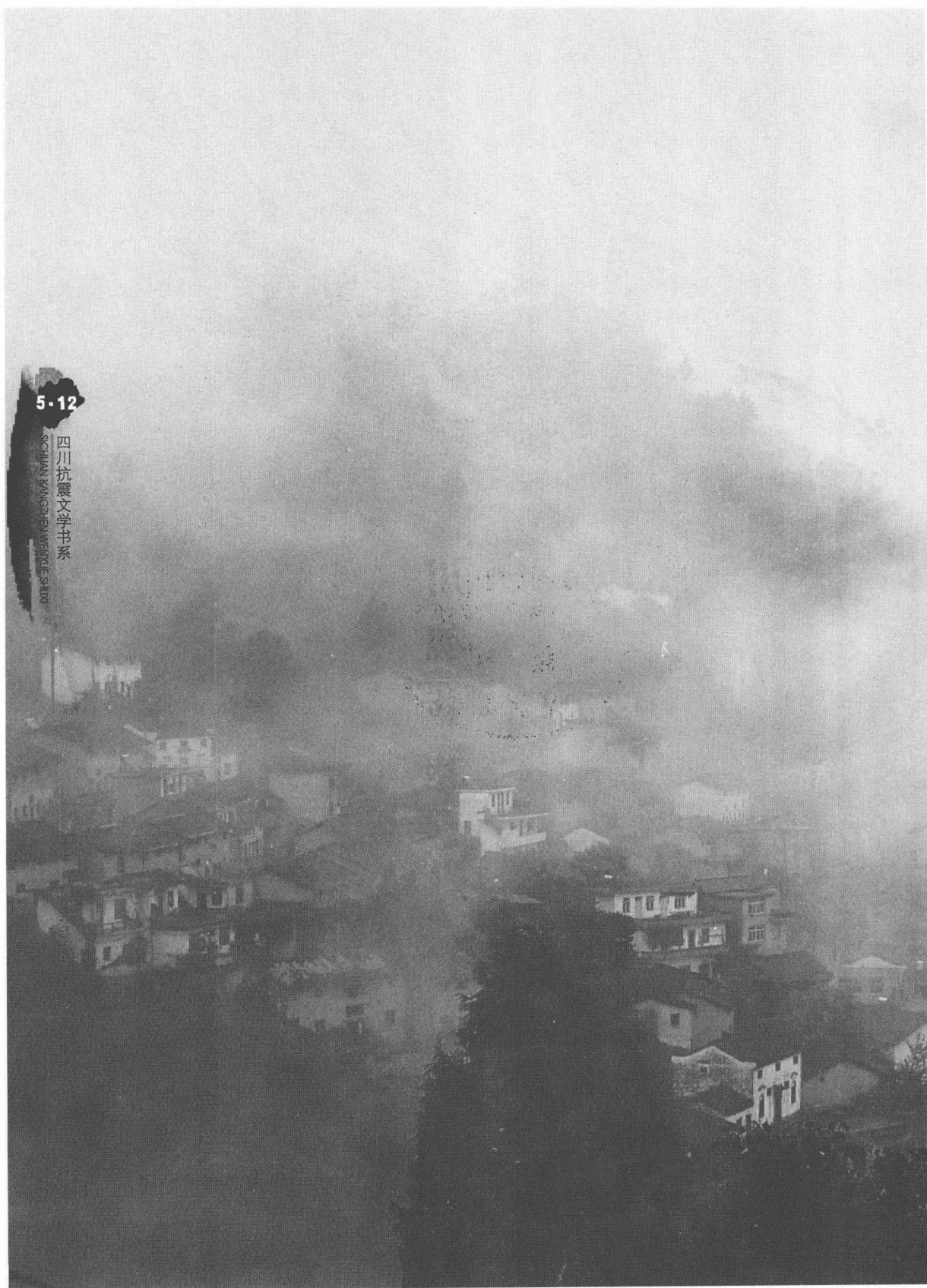


川  
魂  
莽  
莽

5·12

四川抗震文学书系

SHUAN KANGCHEN WENXUE SHUXI



四川抗震文学书系

# 川魂莽莽

CHUAN HUN MANGMANG

戴善奎 著

四川出版集团 天地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川魂莽莽 / 戴善奎著. --成都: 天地出版社,

2010.10

ISBN 978-7-5455-0367-8

I. ①川… II. ①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80412号

## 川魂莽莽

CHUANHUN MANGMANG

戴善奎 著

天 地 无 极 世 界 看 我

出品人 熊 宏

责任编辑 何红烈 郭汉伟  
责任校对 张思秋等  
电脑制作 经典记忆文化传媒  
责任印制 田东洋

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·天地出版社  
(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邮政编码 610031)

网 址 <http://www.tiandiph.com>  
<http://www.天地出版社.com>

电子邮箱 [tiandicbs@vip.163.com](mailto:tiandicbs@vip.163.com)

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 2010年10月第一版

印 次 2010年10月第一次印刷

成品尺寸 250mm×175mm 1/16

印 张 20

字 数 367千

定 价 32.00元

书 号 ISBN 978-7-5455-0367-8

版权所有◆违者必究◆举报有奖!

举报电话:(028)87734639(总编室) 87735359(营销部)

87734601(市场部) 87734632(农家书屋办)

购书咨询热线:(028)87734632 87738671

## “四川抗震文学书系”编辑委员会

主 任

黄新初

副主任

朱丹枫 阿 来 吕汝伦 张邦凯

编 委

朱丹枫 阿 来 吕汝伦 张邦凯 牟 佳  
陈小海 梁 平 熊 宏 侯安国 罗文琦

主 编

朱丹枫 阿 来

副主编

梁 平 熊 宏

出 品

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

四川省作家协会

四川出版集团

缙衣镇的兰蕙村，是个出能人的地方。

杨增定家以养殖闻名，养什么都能成气，养猪猪肥，养牛牛壮，村人形容道，就是用石头雕一只羊，放到他们家，说不定都能活。杨增定的女人郭馨芳，就是养猪时割猪草要的朋友。本来，杨家成分是富农，要娶到女人比登天还难，郭馨芳的母亲是妇女队长，村里有头有脸的人物。听说杨增定在打女儿的主意时，女儿已经有三个月身孕，郭父就让郭馨芳把他约来家中。杨增定一进门，郭父就用沙枪打，郭母用弯刀砍。还没结婚，就怀娃娃，这还了得！不打你打谁？杨增定像猴子一样，爬到了梁担上，老丈人提着沙枪追。郭馨芳“咚”的一声倒在地下，嘴唇咬紧，不出气了。家里人慌了：“鬼女子你咋了嘛？”郭馨芳说，你们说他这样那样不好，我就觉得他这人对得很！二老算明白了，只有杨增定这“医生”才能把女儿医得好。

杨家祖上本来就姓“养”，后来才按百家姓改姓“杨”的。

杨家传到杨增定这一辈，适逢改革开放，养殖事业更是登峰造极。十二生肖，除了龙没打过主意，他差不多都养过，或者想过要养。

申猴。杨增定买过几只短尾猴，想像牛黄那样搞“猴枣”。每个猴枣重五六克，是名贵药材，每公斤据说值三四十万元。他研究过，猴枣中心，不过是石头、树棍，或果子核，实际就是猴的胆结石。其药用量少、销路差，且要向卫生部报批。于是作罢。至今，杨家院子的白果树上，还拴着一只“遗老猴”，见人就龇牙齿，见来电就哇哇叫。晚上，蒙面人一样蹲在石桌下，白眼眶里两束贼光，十分的孤独。

戌狗。杨增定喂过狼狗，想配种卖。赚钱不多，最后只留下“遗少”犬两只。一只黄狗，经常和遗老猴干架，院内吵翻了天。有小孩拉屎，不用清扫，黄狗就会用舌头舔干净。另一只黑狗，脾气大得不一般，晚上眼睛像两颗有机玻璃扣子，连院内住了很久的帮工都咬，只有成天拴上链子。

酉鸡。他鸡也喂得有声有色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，他就敢养到二三百只。当到处都在修鸡圈、买鸡儿时，杨增定却在一个劲地卖。卖完，鸡价也下跌了。

卯兔。他喂长毛兔、獭兔，多时达到七八十只，收入四五千元。仅一年，就发现到处都在养兔，要兔子大战了，卖掉！别人过夏天，他过冬天。

猫、鹅、团鱼、牛蛙、蜜蜂、四大家鱼、埃及胡子鲶、蜈蚣、蝎子、肉鸽、鹌鹑……杨增定样样沾过。自称是搞“冷百货”的，别人不养的，他养。

杨家很快就发起来，在村里第一家盖起洋灰楼房。

第二家盖楼房的，是钟家。钟家则是以种植闻名，种啥都是顶呱呱的。村人说，除了王母的蟠桃不能种，他家啥不敢种？钟家就是“种家”，和杨家一样，姓氏都是后来改过的。当家人钟家柱，自小能干，公社化时，成人每天挣八分工，钟家柱才十三岁就可以挣五分工。栽秧，每小时能栽一分田，一般人栽不过他。犁田，一天要犁三亩，村人干不过他。点玉米，生产队要请他当窝窝匠。割起猪草来，又巧又快，连手脚麻利的女人都比不上。

当时，生产队要出早工，每天天亮出门，到十点吃早饭。有一天，钟家柱说，头发长得像劳改犯，要生虱子了，早工请假，剃个头再回来。队长发气：扣你三十分。早工只值三分，他却要按十倍扣。说来遭孽。做早工背草粪到田里，还要跑得快，才能得到一个窝窝头。扣三十分？还做个屎！钟家柱干脆到山冈上睡觉。微风一吹，兰花味儿扑鼻，好香！原来兰草已经开花了，尽是春草万寿红。钟家柱用藤子拴了大捆兰草。当天的窝窝头没领到，人饿得慌。地上到处是酸尖草，果酸味儿，一把一把扯来填肚子，一两百斤兰草背回来。要进城卖，没路费，将家里烂襟襟、破棉被卖了五六背，才凑了两元八。兰蕙村到益州，车费一元四，刚好够来回。兰草在街上摆开，三毛钱一株，一会儿就卖完了，居然卖了五六十元。队上八分钱一个劳动日，五六十元，当得干两三个月了！全家喜出望外。

从此，钟家柱天天进城卖兰草。他力气好，才二十岁，就能同时挑双担粪，背兰草可以背两三百斤。从公共汽车后面的梯子爬上去，网好。进了城，又上梯卸车硬背。从车站下车，到市中心要走两里路，沿路没有歇气凳，只能在低矮的街沿上歇气，撑起来时，城里人还需帮他掀一把。所销的春兰，红花、白花都有。街市上一个姓汪的，在旁边观察了几天，生意一直火爆，最后把钟家柱请到他家去，嗨了一顿回锅肉，建议他用烘笼儿钵装花，从原来三五角钱一棵，变成了三五元一钵，又用纸写上“兰蕙村钟家花圃”。其时已是“文革”末期，队长说钟家柱这娃娃疯了，饭都吃不饱，天天去弄啥咿花草？不管尿这疯子了，饿死他！此后，村里都叫他“钟疯子”，五六年里，钟家柱没在队上分过一粒粮食。

改革开放了，各地公私园艺场纷纷恢复，“钟家花圃”的烘笼儿钵钵兰草名扬益州，到处要货。最后，竟不用钟家柱进城卖，买家自己开上汽车直接来钟家，一车一车地买。钟家柱干脆当起老板，广收兰草。村人这才醒悟，山上的草是可以卖钱的，一会儿给他扯来一大堆，钟家柱收成二毛，卖成三毛。那一段，真是数钱数到手软，天黑回家，汗湿衣衫。

养兰草需要腐殖土，钟家柱把山上的木叶泥用筛子筛了，拿到益州卖，取名青峰山腐殖土。居然卖到三毛钱一斤。称泥时，钟家柱一律称旺点，花市上很得人心。真是运气来时，随便抓坨泥巴都是好东西。

儿子钟雷就喜欢用黏土捏泥巴娃娃玩，时间一长，还真像那么回事。钟家柱把一些捏得好的，也摆到花市上附带卖，居然也能卖掉。

一只羊过河，十只羊跟着过河。村人纷纷仿效钟家柱，卖兰售土。嗣后，钟家柱请那生产队队长吃饭，感谢他说，不是你当年扣我工分，我哪有今天？后来，兰蕙村选村长时，这位老队长还投了钟家柱一票，说就凭他带动全村人致富，就该当这个村长。

全村人中，不为所动的，大概只有杨增定了。这人认定，杨家是天生的养殖命！

## 2

当杨增定决定要养黑熊时，村人大哗。都说，当初说钟家柱是疯子，那是看走了眼。现在，杨增定倒真的有点像疯了。钟家柱在路上遇见杨增定，开玩笑地说：“你不怕它把你一家人吃了呀？”因为当时就有报道，说是北方一家动物园，有只从小养大、喂家了的熊，把进圈打扫卫生的饲养员咬死了。

杨增定召开家庭会议，老妈妈和妻子郭馨芳都不同意，引熊入室，吓人巴煞，又贵。买一只小熊的钱，当得几只肥猪。郭馨芳说：“整笨了，全家一齐背时！”只有娃娃杨长路支持，因为听老爸说，狗熊还可以耍把戏，那多有意思！拥护！

杨增定跑了多家动物园，烟递了、招待办了，朋友交了，狗熊的食性、饲料、养殖门道，都弄清了。狗熊这东西很简单，在山上几个月不吃东西也行，光吃包谷也行，抱住一根柱子睡觉也行，要复杂起来也复杂，倒生不熟的羊肉、死鸡儿、鹅蛋、鸽子肉、大米饭、番茄、莴笋，都吃。

花费近万元，买回几只黑熊。先是一只杂技团的淘汰熊。杂技熊来了没几天，就弄开了笼子，郭馨芳想去关笼，熊一挤，把郭馨芳弄了个仰面朝天，熊压到她身上，熊头对准入头，呼哧呼哧喷气。杨增定用棒子又敲又打，杂技熊理都不理。郭馨芳吓坏了：“幸好是杂技熊，不然真的把人吃了！”

买回的第二只熊，取名“总裁”，因为它很拿架势，专吃米饭，不吃玉米糊。冒尖一钵米饭端来，总裁大口大口地吃。完了，还伸出爪爪，到铁笼栅栏外，捡刚才吃撒了的饭粒。大米时价六毛，这样下去，开支就大了。杨增定不理它，仍喂玉米糊，不时砍些南瓜给它。总裁肚里胀了，恰好长路娃从笼边过。一把抓住，只听“妈呀”

一声，长路的裤子被扯成四块，露出腿棒儿。

杨增定不气馁，又买回一只三四斤重的小熊。小熊很快就成了杨长路的玩伴，他用奶瓶喂它奶粉、肥儿粉，白天床上床下到处爬，晚上就和杨长路睡在一起。长到三十几斤，已通人性，见生人就咬，见主人就叫，倒像养的不是熊，而是狗。杨长路走到哪里，它跟到哪里。有一次，他把小熊领到山坡上丢了，人藏起来，小黑熊到处嗅、到处找，找不着，自己跑回家去。杨长路上学回来，喊声“黑娃喃”，小熊就“咿呀，咿呀”地叫，眼泪花都给长路娃叫出来了。平时极听话，叫它站，它就站，叫它睡，它就睡。不用奶瓶换了碗，米粉、面糊装在碗里，黑娃吃了，还舔碗。最爱洗澡，门前就是一条沟，热天人、熊都到沟里去泡，长路娃帮黑娃浇水洗尘，完了几甩几甩，晒一下，毛就干了。

村里的孩子都在村小上学，钟家柱的儿子钟雷长得最高最壮，喜欢打架角犍，又爱捉弄人，今天把这个同学的书包藏了，明天把那个同学的抽屉里装满垃圾。村小的学生，每个都被钟雷取了绰号，杨长路就叫“小狗熊”，连最小的刚入学的女孩贺芊芊，也取了个“斯拉威”。斯拉威是著名的高大球员，钟雷偏偏要把最矮小的芊芊叫成这名字，觉得很开心。长路很气愤，私下也给钟雷取了个“挨刀鬼”。这是有来由的：钟家柱的妻子范巧生病，钟家柱叫儿子去给范巧买药，钟雷贪玩，说：“你咋不去？她是你的婆娘，又不是我的婆娘。”钟家柱气坏了：“你这个挨刀鬼呀！”这一骂，就传开了。

村小的娃娃们都怕钟雷。只有长路娃不怕，路上遇着，头扭到一边，偏不睬他。钟雷就“狗熊、狗熊”地叫。长路把书包交给每天和他一起上学的贺芊芊，同钟雷干了一架。钟雷抓住矮他一头的长路娃，一阵猛推。长路后退着拼命想稳住，钟雷偏不让他站稳，结果就倒了。长路娃爬起来，接着打，钟雷不等他站稳，又是一气猛推，长路又倒了，一连被推倒七次。长路娃不萎，好像气性更大，非要跟他干第八次，那架势，今天不赢一次，就不罢休。结果贺芊芊把老师搬来，才结束战斗。虽然钟雷赢了，心里却也虚了长路娃几分，知道不是好惹的，也便懒得招惹他。

村小旁边的山上，有很多溶洞，娃娃们经常在溶洞里捉迷藏。山顶有一个很深的溶洞，老人们说是女娲补天时，掉下一支簪子戳漏了山形成的。娃娃们走到洞口处，老远就趴下，慢慢爬到洞口，才敢探头下看。里面黑暗无比，丢石下去，燕老鼠（蝙蝠）一群群飞出来。杨长路喜欢趴在洞口，朝里面吼几声，听回音多久才能传回。贺芊芊不敢趴洞口，就在后面把他的脚抓住，生怕人掉下去。

长路上高小的时候，黑娃开始撵路，非要跟着小主人去学校。不让它去，它就在

后面不远不近地跟着。长路娃只好让它在学校旁的树林里等他放学。黑娃喜欢在那里的一棵矮壮的树上，爬上爬下，上去了，又自己摔下来“绊蹀”。

放学时分，贺芊芊的书包不在了。知道是钟雷干的，芊芊去要，钟雷说，丢进山顶溶洞了。贺芊芊哭了，哭得扯胳膊，钟雷笑得呵儿呵儿的。长路娃去找钟雷要书包，钟雷说，自己下洞子去拿嘛！长路掉头吼了一声：“黑娃，咬他！”黑娃喉咙里像打雷，扑上来就咬。吓得钟雷一下爬上一棵杈杈树，哪知黑娃也会爬树。眼看就要咬着人了，钟雷吓得发抖，告饶说，书包就在平时逮猫猫的一个浅洞里。

有黑娃当保镖，一群平时受欺负的小人人，上学、放学，都跟着长路，前呼后拥，长路成了娃娃头。

黑娃上了百斤，杨增定就把它关了笼子，杨长路去看它，隔着十几米远，黑娃就“哟呀，哟呀”叫，长达半小时。混在熊群里，再多的熊，一叫，就知道是它。想要重温旧情了，把手伸进黑娃嘴里，它咬住稍一用劲，长路娃喊一声“装怪”，黑娃就用舌头垫住牙齿。第一次用盆子装玉米糊糊喂它时，黑娃还以为打来了洗澡水，尽把玉米糊糊往身上浇。

杨增定的熊场一天天扩大，头数日益增多。一只几十斤重的半大野熊，被捕熊人打断了一只腿，腿断处腐烂发臭，老远就闻到气味，捕熊人以很便宜的价钱卖给了杨增定。那段时间，贺芊芊经常来熊场玩，见过那只老猴，再看黑熊，很是奇怪：“咋猴子的眼睛那么高，狗熊的眼睛这么低？都掉到嘴筒子上去了。”和长路一起去看这只新来的熊，这断腿熊极想报复人类，又办不到，一见芊芊，就“苦、苦”地把口水吐到她身上，贺芊芊就叫它是“吐口水的熊”。杨增定找来一把锋利的菜刀，将口水熊那只灌脓的伤腿，齐腿根一刀砍下，并止血缝合。口水熊伤好了，却更加仇视人类。杨增定告诫长路、芊芊，别走近，凡是动过手术的熊，都野得不成样子！怎么喂它，都很难建立感情。

另一头伤熊，也是打断前肢，被卖到这里的。同样被杨增定截肢痊愈，剩下一只掌。独掌很爱抓人，熊场里的人，差不多都挨过它的“神仙掌”。好几个月，独掌不吃东西，长路娃由此叫它“神仙”。神仙只喝水，却也没被饿死。后来，郭馨芳将吃过的回锅肉汤汤，逗它尝，逗得神仙慢慢有了胃口。

给黑熊截肢做手术，养殖人家，想都不敢想，杨增定偏偏就做到了。开始，也没这个胆，去医院请来外科医生。医生战战兢兢，倒把杨增定的迷信打破了：“原来他们也是现整的！”

杨增定养熊，当然不是养肥卖壮，而是要搞活熊取胆。熊胆作为中医临床要药，

价追黄金。在韩国光州，一个活熊胆曾卖到过五万多元。国内用药，每年需黑熊胆约一两吨，倘若每个熊胆以三十克干胆粉计，则每年至少要猎杀五百至一千头黑熊。于是，北方某国最先搞成功活熊引流取胆，一头不杀，照取不误。一九八五年，此法传至中国，引流取胆不知不觉成为一种产业。熊胆粉卖到每公斤一万六至两万元。有外国游客购得半公斤熊胆粉，分装进避孕套，混放在酒心糖中压腥，带出海关，竟卖到七万元。杨增定考察市场时，益州科委的人说，这东西天上不落，地上不长。益州市一年只能分到几克，有些年份，甚至一克都分不到。药材部门的说法则是：“你有多少，我就收多少。”

杨增定放翻几条狗，学做胆管引流手术，用多少麻醉药？哪里下刀？多长的切口？竟都一一掌握，对熊胆的位置了如指掌，最后操练到只开十至十五厘米的刀口，伸进两根指头，便能将胆囊逮住。将硅胶管缝在胆囊上，从腹部出口，出口处再安一根不锈钢小管，塞上塞子，成了！

其时，长路已经到益州住读中学。周末回来，经常看见胆战心惊的场面：父亲要开塞取胆汁了，熊在笼里又咬又撞，老奶奶拿棒子压后腿，郭馨芳撬前腿。几个帮工，逮的逮耳朵，压的压身子。胆管塞子一取，“叽”的一声，胆汁飙出来，洒了。全家心痛，茶盅、瓶子、碗钵，都放在周围接，还是洒了。一次取胆，不过几毫升，最多十毫升。有时候，竟连一点胆汁都没有。啥时候来胆汁，啥时候没？都是个谜。

杨增定的脾气变得暴躁，郭馨芳成了出气筒：“天嘞！嘴巴当得三副定子（拳头），我成受气箠了！当不到扫地冲厕所的，还得些卧、得些坐。”

长路娃说：“打一针麻药再取胆不行吗？”郭馨芳说：“一针麻醉药十几元，负担不起。这事你别管，你爸现在专杀‘叫鸡公’。”

最让杨增定头痛的，还不是取胆，而是安好的引流管被熊拔掉。辛辛苦苦动一次手术，它爪爪一拔，或者嘴一咬，引流管掉了。再动手术，得等它伤口愈合。最厉害的，当数神仙，拔管达十多次，手术动得不耐烦了，人也受罪，熊也受罪。产量则为零。

杨增定则采用最原始、最具韧性的办法：派人轮流值班，见黑熊要拔管子了，就用棍子敲它一下，白日黑夜地守候，人困了，半晚都在放录音机、看报纸。但人总有打马虎眼的时候，也总有要上一趟厕所的时候，一不留神，它又拔掉了！

啥办法没想过？给它把指甲剪掉，它用牙齿。用布料做成连衣裤，给它从前腿穿到前膀，以保护胆管。不行。又换成松紧布的，仍不行。把管子用胶粘到毛里，一样抠出来。用最粗的四号线，把管子缝到皮上，还是弄掉。管位移到背上，它可以蹭痒蹭掉。郭馨芳说，简直是玩全套，只看到人身上的肉在掉。

钟家柱在路上碰见杨增定，劝他，实在不行，就算了。

要过年了，钟家柱在门前烧起大锅，请二公爷来杀年猪。长路和一帮娃娃都来看。肥猪被绑上案桌那一刻，就开始呼救，“咯唧唧”之声，响彻全村。二公爷把现磨的尖刀，对准他闭着眼睛都知道的颈下之地，只一刀，猪血就哗啦啦地流到接血旺的盆里。猪死去后，二公爷把尖刀的刃口，在一只猪脚上轻轻割条口子，操起细长的一根钢钎，从那口子里进入皮下，往臀部方向边推边进钎杆，于是，皮下犹如有一条硬鞭，嗦嗦地走，一直走到猪尾。这是剥离皮、肉，好吹胀猪。而后，二公爷趴到割口，鼓腮吹气，腮帮儿如含了两个汤圆。片刻工夫，整条猪就被吹得滚瓜溜圆，吹口则被扎住。这才舀锅里的滚开水，遍淋猪身，用刮子桑桑地刮毛，刮得浑身雪白。人家户吃早饭的时候，二公爷已经带着归他的猪大肠，气昂昂地回了家。

长路娃看过杀猪，回屋时，两眼溢着光彩，一趟跑到杨增定面前：“爸，我有办法了！”杨增定通宵未眠，两眼猩红，正用一根竹鞭和神仙耗着。几年下来，长路已经成了他的帮手，他已经把这娃娃当一回事了。长路娃要附耳说话，杨增定说，你老汉儿又不聋，你站在那里，说不得吗？长路说，这事就要悄悄讲。杨增定听着听着，眼睛渐渐发亮，神采渐渐飞扬：“对呀！这一招我咋没想到？长路，你不愧是杨家的后代！”

当天，熊场手术室木门洞开，里面是老虎凳般粗蛮宽阔的手术桌，进屋人员仅限老奶奶、郭馨芳、杨长路和两个老实巴交的本家亲戚。杨增定给神仙注射了一针麻醉药，神仙的独掌打过来，针已抽出，注射速度之快，确是老手。神仙慢慢失去平衡，大家发出“呜呜”的揶揄声，七手八脚将熊抬到手术桌上，用四角的绳子绑定。郭馨芳端来半盆清水打湿熊腹，抹了肥皂，用剃胡刀刮出篮球大一团。杨增定、杨长路都穿上白大褂，白帽上竟然还有“手术”字样。杨增定口罩一戴，射人的眼神，颇具大医家风采。杨增定开始消毒，大朵大朵的酒精棉球，随擦随丢，像在开展浪费活动。老奶奶和两名本家亲戚悄然退走，只剩郭馨芳在檐下听用。杨氏父子把四个白色方巾固定在手术部位一圈，再罩上一个中间有圆孔的大手术巾。

神仙原来的刀口已经愈合，形成肉色的疤。杨增定向老刀口偏离一厘米处下刀，一股细密的血飙出来，像高压水管破了个洞，血喷到杨长路的脸上、白大褂上，长路一声不吭，一上止血钳，血柱没了。杨增定取线将血管扎成一个绿豆小疙瘩。刀子继续划深，又聚起一汪血。长路用大纱帕蘸血，两个大纱帕，每个都有六个口罩那么大，这个

蘸红了，放到开水碗里泡着，又换一个。血来得凶，长路不断找出血管，用止血钳夹住。黑熊躺着，肚皮挺得像半个酒桶，一呼吸，刀口处的隔膜就拱起来，下面是皮下脂肪，杨增定剪开，长路用器械牵成口袋，杨增定先探一个指头，没有摸到胆囊。再剪开一点脂肪，探进二指，摸到了囊状物，囊状物很大，像是粘连了，杨增定一下抠不出来，眼睛看着前方地面，凝神地抠。长路用扒子将口子扒成青果形，杨增定的手指在里面抠的叽儿叽儿响：“狗日的粘连了，不好拿出来！”抠得眯细了眼睛。扒子再扒，杨增定终于把那比寻常胆囊大得多的囊状物逮住了。是不是胆囊？杨增定取了注射器，抽出半管黄黄的清油状液体，向长路一晃，长路张嘴，杨增定向他口里挤了两滴。长路说，瓜苦，是胆汁。杨增定抽干胆汁，差不多装满八十毫升的杯子。

胆囊被剪破了，长路把它牵成喇叭口，杨增定插入引流管，插得很深，然后缝合胆囊。熊的两只后掌开始颤抖，打摆子一样，并低吟起来。杨增定向外面喊一声“打点麻药”，郭馨芳问：“几针？”“三针。”缝合脂肪时，长路觉得父亲的动作真是优美：夹钳在“过河”线上轻灵地两挽，然后掉过头夹住河那边的线头，拖过来，拴的时候，抖索着线使劲。

现在，细细的引流硅胶管来到了脂肪外、熊皮下。杨增定用杀猪的长杆钎儿，绑好引流管，在熊皮下走，嗦嗦嗦的像一道硬鞭儿，在皮下窜动，直送到熊的臀部，再用刀割开很小一个口子，引流管就从这儿出口了。

这一招非常见效。整个引流管，藏在熊的皮下，从此，取胆变得轻而易举，只需一个帮工，单枪匹马就可以绕到笼子后方，愉快地拨开臀部的塞子，抽取几十头熊的胆汁。连贺芊芊这样的小女孩来玩耍，都可以客串一回取胆人。杨增定可以当甩手掌柜，远走北京、上海，去推销他的熊胆粉了。

过去，说杨增定是疯子的人，非但没听见这人失足跌下的空中惨叫声，反倒开了眼，觉得自己是“莽子”了。“搞了半天，人家和了个清一色！我们倒摸的是‘夹夹’牌！”以前叫杨增定为“杨狗熊”的，现在改口叫“杨百万”了。

杨增定殷实了，就产生了“有钱大家赚”的念头，第一个想到的，就是薛中旺。

年过六旬的老支书薛中旺，十年前就是兰蕙村的村支书了。本事不大，为人忠厚。薛中旺做得一手好豆花，没当支书时，除了务农，就是挑着豆花担子，满村走。那些懒散的人家，早饭就买他一碗豆花，细嫩如玉，很是下饭。当了支书，不挑担叫卖了，闲来无事，手痒得慌，还是在家里推点豆腐。村人知道了，东家要两块，西家要一块。这“要”，实际就是“订”，薛中旺一律不收钱，他们就今天砍几棵菜，明天送一小袋花生，或者年节时送一挂肉。如此一来，薛家人缘更好了。村人说，薛中

旺啥都好，就是人丁不旺，妻儿早死，媳妇改嫁，家里只剩一个孙女薛莺与之相依为命。村里的妇道人家，谈起薛家，多半会一声叹息：“想当年，薛支书的女人，好漂亮！整个兰蕙村都算数一数二的美人，可惜病死了。”“他那小孙女，头上几根绒毛毛，黄蔫蔫的，咋就没体到她奶奶？”

薛中旺多年没再娶，说白了，就是个穷字，拽牛屁股，刨红泥巴，身后还有个“拖斗”，他能富到哪里去。瓦房破败了，瓦上都长了瓦松，也没能力翻修。说好听点，是支书，说难听点，“一辈子的贫下中农”。村人卖兰草如火如荼时，他是支书，年纪又大，甩不开膀子，挣了几个，不值一提。

杨增定对薛中旺说：“薛叔，你还是喂两头熊吧。”薛中旺说，早几年你行动的时候，熊只卖几百元一头，现在值六千元。拿不出钱呀！杨增定仗义地说，先拨两头熊给你，等你卖熊胆粉赚了，再还我。这等于把下蛋的鸡给他捉来，薛中旺感激得很。

薛家的猪圈腾空了，养了两头熊。不到一年，薛中旺就把这墨绿带黄、有玻璃光泽的熊胆粉，摆到中药材公司的收购柜上，拿到了八千元。头一回一次性拿到这么多钱，薛中旺手都颤抖了：“当真从狗熊身上得了分？”两三年下来，不仅还了杨增定的账，熊归属自己，还花两千多元买了彩电。薛中旺对那黄毛毛小孙女薛莺说：“爷爷现在过得起走了，将来有钱供你读书了！”

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。村人纷纷行动，凑钱买熊。杨增定一律支持，但他不能把自己正在取胆汁、产量不错的熊，都像对薛中旺那样，一分分给各家，他可以用自己的渠道，帮助乡邻买熊。熊贩子们把熊价愈炒愈高，一头上百斤的黑熊，竟炒到万元以上。更有甚者，某县的养熊场，并不取胆，而是养肥专卖，最高时，每斤卖到一百二十元，百斤大熊，便需一万二。杨增定把凡是想外出买熊的乡亲，都拦下，只等送货上门。熊贩子来了，一律由他出面，杀价一半，熊贩不从，就让拉走。最后双方妥协，至少砍价三四千。

杉木村一个“侯庄主”，家中收了几十头熊，长到二三百斤，尚未做取胆手术。侯庄主很着急，来找杨增定“搭棚”，说情愿做他的分场，请杨增定去安胆管，以后按收益的三成给他。杨增定说：“三成多了！”侯庄主没见过这样谈生意的：“那就给你两成吧。”杨增定还是嫌多，最后谈成一成。侯庄主简直服了。

而在兰蕙村，凡村人买了熊，杨增定帮做引流管手术，一律分文不取，纯帮忙！随着杨长路手艺日精，很多活儿，长路娃一人带个帮手就能拿下。每当村民们拿着瓷缸，接那清油般的胆汁时，仿佛看着票子、硬币，一点一点从管子里流出来。到后来，小后生杨长路逢场赶集、走在村道上，上到八旬老人，下至黄口小儿，仿佛见到

小侠义士，无不热情招呼。

兰蕙村的养殖业，上到了令人叹服的台阶。

#### 4

兰蕙村的兰草、木叶泥，因过度采摘而渐渐短缺，再没人开车来收兰草了。以此为主业的村人，一下捉襟见肘。

钟家柱同样遭遇了尴尬。何去何从？全家商议。妻子范巧说，不如也养几头熊。

钟雷立刻赞成。他已经长成半大小伙子，到长路那儿去串过几次门，那场面真是激动人心呀！每当帮工们把满满几大木盆的玉米糊抬进熊场，全场一片激动。黑熊们性急得用背撞铁笼。角落里的熊，为表示抗议，把头顶的铁条，撞得咣当咣当，口里“呜呜”叫，熊语里大概是骂娘，帮工赶紧跑过去，发现装玉米糊的铁匣子还没放过来，紧急舀一瓢在它脚下的石墩上，那只骂娘熊加紧舔，看看玉米糊要从石墩上流下去，舌头一抹，断流了。一勺子吃完，它又开始呜呜骂娘。钟雷觉得有意思极了。更有意思的是，玉米糊吃过，全场开始散发新鲜莴笋，每个笼子上放一两根，黑熊自己拖进去，一手握莴笋头，咔嚓咔嚓如嚼脆果。只喜欢叶子的，一扬手将莴笋头丢出来。当然，最令钟雷欣赏的是取胆汁的时候，只需一个女孩子，端着猪腰形碟盘，逐一拨开管塞，玩似的，就可以把几十头熊的胆汁取了，十来分钟，即可装满一青花瓷杯，全取一遍，又是多少？这个干法，跟银行取钱有啥区别？

钟家柱问家人，青峰山出不出黑熊？不出！那就不能养。多少年来，农民就讲一个靠山吃山，靠土吃土，尤其咱们钟家，耕读传家，种啥得啥。养那没有根基的外来东西，弄不好就栽了。而且，吃屎都要吃头一口，跟着杨家撵，有好汤汤喝吗？买熊要靠他们，动手术要靠他们，连烘干熊胆粉，都要靠他们，最后，都像水牛一样，鼻子让人牵着才能走了。“我看，还是种川芎吧。”

川芎是一种奇怪药材，需要经过两次移栽，才能成药。百年前，就有人在青峰山种过川芎，可见这一方水土，是适合栽川芎的。

范巧多少懂一点：“种川芎，要先栽复芎子，复芎子我们兰蕙村不产，还要先从坝区买回来。而且，从公社化起，村里就没种过川芎，你来开这个张，一个虱子，拱不拱得起一床铺盖？”

钟家柱说，听老辈子说，复芎子开头可能就是由青峰山的野川芎演变而来。百多年前，就有人培植了。后来不知怎的，移到了坝区。只要适合种，就算去坝区把复芎

子买回来种，又费多大的事。

事情就这么定下。钟家柱去坝区买回两百斤复芎子，仅仅收割了一百四十斤川芎林子苗，川芎林子还要拿去坝区，第二次栽种，才能成药。结果，这一百四十斤川芎林子，竟然烂了七成。蚀本了！

钟家柱请教材里的八旬老人贺永垣。好端端的川芎林子，为啥要烂？贺老爷子说，那是你在坝区买回的复芎子有问题。“你下次买的时候，一定要带把小刀，检查那复芎子。先在沟子（屁股）上旋一刀，半个小时后，如果还是雪白的没变色，就是好的。变色了，就不要他的。”钟家柱说，那是“奶芎”，一莨一疙瘩的，咋能挨个削？贺永垣说，当然不能一个个削，抽查嘛！二一个，注意“水冬瓜”，这也是一种川芎，根根发亮，那就要不得，比一般复芎子大些，可以入药，但不可以再繁殖，一繁殖就烂。第二年，明明看到它在发芽，几天后就黄了——下边开始烂，水冬瓜就像大米里的稗子。

钟家柱学乖了，第二年买复芎子时，一把小刀，挨着削头头！精挑细选。拿回来旋得干干净净，削得溜圆，再在木屋望板的白茭子竹棚上，晾它个十天半月，蔫了，发芽率更高，基本上百分之百！

又在施肥上下足功夫。下种时，底肥不用油枯，那已经提过油，养分差了。将菜子打烂后煮熟，和复芎子种子拌和，一亩用几十斤菜子，出苗效果大不一样。出苗时，钟家柱用尿素加猪尿水，通通浇一遍提苗。他的川芎林子从根部起，就是胖胖大大、头尾整齐的。去年不懂，出来的林子中间大，尖儿小，香签一样。现在的苗情，头头上肉头是最厚的，咋看咋顺眼。对于弱苗，则开单锅伙食，多浇一道粪，让它撵上壮苗。

打药，钟家柱也做得细致，四月中旬开始打药，十五天打一次，直打到立秋前一个月，基本上打五次。林子收割的时候，青簇簇的，所有林子齐胸一般高，把尖尖除了，都还剩七八十厘米。管理上，不能倒伏，锄草极勤，川芎林子收了，草都没得。

栽下的一百斤复芎子，居然产到一千三百斤川芎林子。产量是上年的十倍，在整个缙衣镇都是最高的，质量亦是上乘。四川农大一位专家，把各地的林子都采集了，放到新都马道口的三亩地里种植，一样的管理、施肥。结果，钟家柱的林子收成比别人多两成五。马道口那三亩地产的川芎，是全省最地道的，切开，切痕呈菊花形。

钟家柱还有窍门。春天，复芎子一栽下，他就到坝区买林子种川芎的人家串门，摆川芎龙门阵。今天逛这户，明天要那户。一趟下来，那个队就有一二十户要买他的林子。名为走亲访友，实为预销。走过一遍，所有林子都有了买主，相当于下了订单，收了订金，十元二十元。钱不多，总是钱。到坝区割小麦、打菜子的时候，他又